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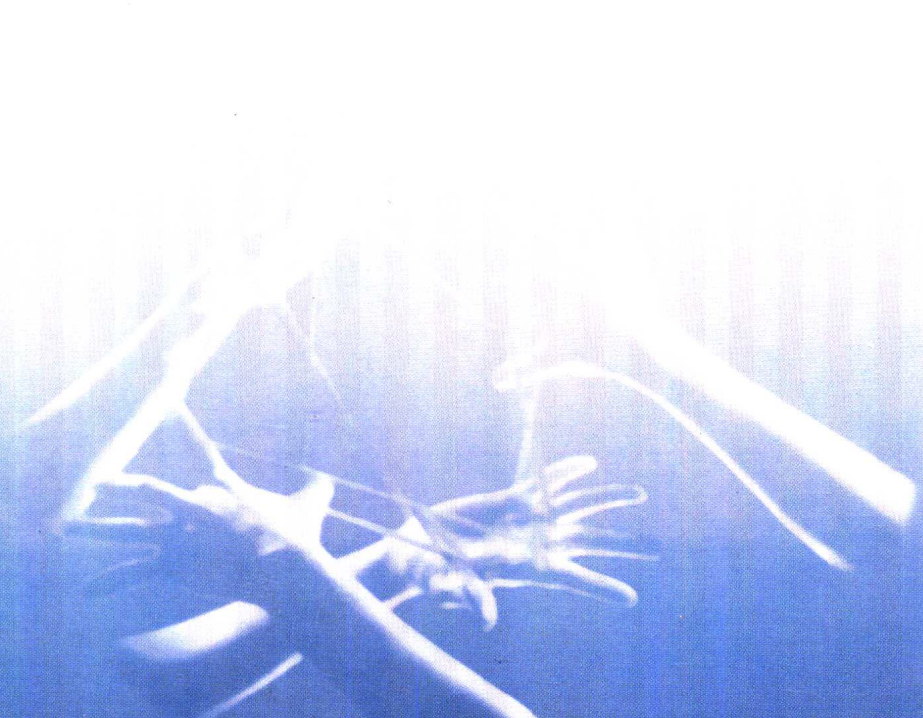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罗进德 主编

TRANSL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ERIES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 著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余光中谈翻译/余光中著.——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0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ISBN 7-5001-0749-8

I. 余... II. 余... III. 英语-翻译-文集 IV. H315.9-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3521 号

出版发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甲 4 号(物华大厦六层)

电 话/(010)68002481 68002482

邮 编/100044

传 真/(010)68002480

电子邮件/ctpc@public.bta.net.cn

网 址/www.ctpc.com.cn

责任编辑/章婉凝

封面设计/长 乐

印 刷/香河县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规 格/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6.75

版 次/2002 年 1 月第一版

印 次/2002 年 1 月第一次

印 数/1-5 000

ISBN 7-5001-0749-8/H·228 定价:12.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譯者未必有學者的權威，
或是作家的聲譽，但其影
响未必較小，甚或更大。譯
者日與偉大的心靈為伍，
見賢思齊，當其意會筆到，
每能超凡入聖，成為神之
巫師，天才之代言人。此乃
寂寞之譯者獨享之特權。

—余光中

42288/4

为中国第四次翻译高潮贡献精品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

总 序

中国历史上第四次翻译高潮正在神州大地蓬勃推进，方兴未艾，景况壮观。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和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而目前这一次的翻译高潮，无论在规模上、范围上，还是在质量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上，都是前三次翻译高潮无法比拟的。

这一次翻译高潮的出现，首先是全球信息时代降临的结果。信息爆炸、知识爆炸，同时也就是翻译爆炸。在今日“地球村”，离开翻译谈论知识信息，是不可思议的。同时，这次翻译高潮的出现又是以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新政，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强国之路为契机的。历史潮流滚滚向前。在人类高奏和平发展的大乐章里，翻译无疑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旋律。在中华民族复兴的大进军里，翻译必然是一支活跃的先头部队。

翻译，无论是作为文化现象、思想活动，还是作为一项职业、一种知识技能，总与所处的时代背景密不可分。翻译的观念、方法、样式、标准、风格，无不与时俱进。观察一下世界范

围和中国国内的翻译实践活动和理论研究，不难得出结论：翻译确实是人类精神文明中最富活力、最敏锐的领域之一。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决定了目前这次翻译高潮最突出的特点。较之前三次翻译高潮，这一次的翻译高潮信息量更庞大，涵盖面更广泛，题材体裁更丰富多样，方式更灵活便捷，技术装备更先进，从业人员更众多，受益者更普遍，理论研究更活跃，人才培养更具规模。如果从经济学观点看，翻译作为信息产业之一支，现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也是历史上空前的。如果说前三次翻译高潮，都是从外文译入中文为主，那么这一次翻译高潮则正在改变中国在翻译上的“入超”地位，对外介绍中国和外部了解中国的迫切需要，对中译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我们欣喜地看到，翻译作为一种社会迫切需要、大有用处的知识技能，翻译学作为一门内涵深广的人文学科，在最近二十年的新时期有了长足发展，学翻译、教翻译、研究翻译、评论翻译和从事翻译职业的实践，已经成为与对外开放同步前行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持续升温。翻译教学和译学理论研究，其规模之大、阵容之强、水平之高、成果之丰都是前所未有的，正引起国际翻译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作者的名字和作品在国际权威译学刊物上频频出现，正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我们的成就。翻译教学已经从语法为纲的语法复制型翻译模式中解放出来，已经分清了教学翻译和翻译教学这两个本不应混淆却曾长期混淆的基本概念；大学翻译课不再是外语教学的手段，而是在双语知识基础上培养口笔翻译技能的高级课程。翻译理论研究继文艺学、语言学之后，又有了美学、语篇分析、社会符号学、语言文化比较研究等从多角度研究翻译的方法或理论工具，为确立翻译学作为一门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开放的，跨学科的人文科学的地位奠定基础。有关翻译的知识大大地丰富和深化，使越来越

多的人认识到：翻译及其理论研究不应是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而应享有独立的学科地位。翻译教学和理论研究领域这些可喜的变化，无疑对造就高水平的翻译人才、提高我国数以十万计的翻译从业者的业务水平和工作质量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理论与实践互动，是翻译事业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在这方面有两个良好趋势值得注意。一是随着新一代翻译工作者和翻译教师、翻译研究家的迅速成长和翻译学科的壮大（以翻译学和翻译理论与实践为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点已有近百个，博士点约有十个），以及众多翻译学术刊物的出现，学术论文的发表，学术专著的出版，特别是由于译学研究成果的可信和有用，“翻译无理论”和“翻译理论无用”的声音，除了极个别场合外已经不大听得到了。这当然是一个积极的变化。二是译学著述不再是文学翻译家和大学翻译教师的专利，各行各业从事翻译工作的有心人，他们挟着丰厚的实践经验，迈步跨入这个领域，著书立说，带来一阵阵清新气息。这方面以科技翻译界贡献最为突出，其他如外交、贸易、金融、工商企业、编辑出版、对外宣传等各界，也都有作者涌现出来。翻译实务的经验以此得到总结，得以条理化、系统化，为后来人指点门径，同时也为我们的译学建设作了贡献。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相互为用，有血有肉、骨肉匀停，这一趋势无疑是健康的，值得欢迎的。

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正是在上述喜人形势之下应运而生，编辑出版的。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作为国内唯一以翻译为特色的国家级出版机构，成立二十多年来已经陆续编辑出版数十种翻译理论与技巧类图书，其中若干种已经成为翻译研究或教学领域脍炙人

口的必读书，在国内外翻译界赢得了声誉，奠定了公司在译学书籍出版方面的领先地位。尽心竭力继续为翻译界广大专家、学者、教师、从业人员、学生和人数众多的翻译爱好者提供高质量的专业读物，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现在，在已有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推出这套“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我们有几点想法：一、加强自主策划，提高原创性，体现信息时代和市场经济环境下翻译的新任务和新特点；二、加强实用性和针对性，不仅要反映翻译教学和研究的新趋势、新成果，更要关注科技、经济、法律、贸易、金融、旅游、传媒等非文学领域的翻译实务；三、笔译与口译兼顾，英译中与中译英兼顾，着重于中英互译和中译英；四、有选择地引进境外著作，港台海外华人翻译家和翻译理论家不乏佳作，立足中华语言文化，有其独特魅力，是我们的首选。

这些想法能不能实现，能不能把我们贡献精品的愿望变成现实，全靠翻译界广大学者专家、学校师生以及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合作，没有这种支持与合作，我们的想法再好也只是空话而已。我们所期待的支持与合作，既包括惠赐书稿、推荐选题、介绍作者，也包括对我们已出的书发表评论，无论是表扬还是批评，都将鼓励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是我们无任欢迎的。

丛书主编 罗进德 谨 识

序

我教翻译,时常发见改学生的翻译不是改翻译,是改他们的中文;我看别人的创作,发见他们写的就是劣译。中文已经不是中文,需要把污染,劣译的污染,洗干净。我们已经不会说话;我们说的是不中不西的混话,连国学大师,不懂外文的人都写污染的白话文。我真害怕。因此写了《翻译研究》,《翻译新究》两本书。有位教翻译的朋友说,我书里说的毛病,现在犯的人已经少了。他要归功于我,我可不敢有这个自信。

现在看了余光中兄论翻译和现代中文的文章,非常高兴。一是,我所佩服的大作家和我抱相同的见解,二是,他的书一出,劣译真会减少,大家的中文也可以写好些。我们各说出要说的话,说法虽然各有一套,内容很多相同。他的影响力大,大家如果好好读他的文章,我相信翻译可以大有改进,中文也不能乱写。我读了他的文章得到证明,原来我没有大惊小怪,是有问题。

我们的议论可以互相补充。诸如滥用名词,代名词,介系词,话不直说,却要大兜圈子等。

余兄说的话无不中肯,如译者要他说的条件,就必须是学者。他本人中西学都扎实,不是空头文学家。(看他谈中西文学,尤其是诗,多么在行!)他连德、法、西(班牙)、意文都知道不少。他的英文修养很深,中文不用说,这种人才才能翻译。外文理解有问题,中文表达情意不高明,就不必翻译了。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余兄做事认真到极点,只要看他主持翻译奖出题目的主张,教授翻译所用的方法就可以知道。他不管做什

么事都不马虎。我们翻译也一样,不能轻率。

只有一点,余兄不能说,就是才气。他有才,所以译得好,也能教人翻译。我们不能提,因为才是天生的。不过我们如果尽了力,也可以把事做好,以努力补才之不足吧。而且还有原文呢。

余兄语重心长,说的话是金针。我希望凡是动笔的青年都好读一读。

“中西文学之比较”是极不容易写的文章,余兄能举其要,真有功力。只是论诗多而论文少一些,将来希望他补充。(如中国散文不尚幽默,而这一点西方人看重,可一提。)

他写“的的不休”,实在好极。可以再一提的是许多形容词的“的”,可以只留最后一个,删去以前各个就行了。如“体面的、要强的、好梦想的、利己的、个人的、健壮的、伟大的”,这一串形容词,除了“个人的”,都可以拿掉“的”,只留末了一个(伟大)“的”,就够了。

各篇论文本身就是好文章,写得清楚有力,组织完善,足以示范。

“论中文之西化”一文检讨五四以来白话文之发展,有卓见,句句有根据,有议论。上面提了,他办事认真而有方法,叫我钦佩,简直和治军作战,处理国务一样,就像他写的稿字字清晰,排字容易也不会排错。他这种精神干什么都好。他是天才,诗文杰出而又博学多能。我认识的才人不少,余兄是顶儿尖儿。

思果

作者简介

余光中，1928年生。1952年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9年获美国衣阿华大学艺术硕士。先后任教台湾东吴大学、师范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大学。其间两度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多所大学任客座教授。1972年任台湾政治大学西语系教授兼主任。1974—1985年任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主任。1985年至今，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及讲座教授。其中有六年时间兼任文学院院长及外文研究所所长。

余先生一生从事诗歌、散文、评论、翻译，自称为自己写作的“四度空间”。至今驰骋文坛已逾半个世纪，涉猎广泛，被誉为“艺术上的多妻主义者”。其文学生涯悠远、辽阔，深沉，为当代诗坛健将、散文重镇、著名批评家、优秀翻译家。现已出版诗集二十一种、散文十一种、评论集五种、翻译集十三种，共四十种。

翻译理论与实务丛书·罗进德主编

中国翻译简史——五四以前部分(增订版) 马祖毅 著

等效翻译探索(增订版) 金 昶 著

文体与翻译(增订版) 刘宓庆 著

因难见巧——名家翻译经验谈 金圣华 黄国彬 主编

翻译与人生 周兆祥 著

英汉翻译津指 陈生保 编著

汉英科技翻译指要 冯志杰 著

法窗译话 陈忠诚 著

文学翻译十讲 刘重德 编著

英汉比较与翻译 陈定安 编著

新编奈达论翻译 谭载喜 编著

英汉同声传译 张维为 著

当代翻译理论 刘宓庆 著

文化与翻译 郭建中 编

实用口译手册(增订版) 钟述孔 著

词语翻译丛谈 陈忠诚 著

词语翻译丛谈续编 陈忠诚 吴幼娟 著

汉英时文翻译 贾文波 著

翻译变体研究 黄忠廉 著

翻译批评散论 马红军 著

翻译研究 思 果 著

翻译新究 思 果 著

语篇翻译引论 李运兴 著

文化语境与语言翻译 包惠南 著

翻译与语言哲学 刘宓庆 著

新译学论稿 萧立明 著

释意学派口笔译理论 [法]勒代雷 著 刘和平 译

金融翻译技法 陈仕彬 编著

工商企业翻译实务 许建忠 编著

口译技巧——思维科学与口译推理教学法 刘和平 著

余光中谈翻译 余光中 著

译道探微 思 果 著

变译理论 黄忠廉 著

目 录

序	思果 v
翻译与批评	1
中国古典诗的句法	4
中西文学之比较	12
几块试金石	
——如何识别假洋学者	25
翻译和创作	30
外文系这一行	44
用现代中文报道现代生活	49
变通的艺术	
——思果著《翻译研究》读后	55
庐山面目纵横看	
——评丛树版英译《中国文学选集》	66
哀中文之式微	82
论中文之西化	85
早期作家笔下的西化中文	100
从西而不化到西而化之	109
与王尔德拔河记	
——《不可儿戏》译后	125
白而不化的白话文	
——从早期的青涩到近期的繁琐	132
横行的洋文	142
翻译乃大道	147

译者独憔悴·····	149
中文的常态与变态·····	151
作者,学者,译者	
——“外国文学中译国际研讨会”主题演说·····	169
论的的不休·····	178
翻译之教育与反教育·····	193

翻译与批评

由于近来有些画家、作曲家、诗人准备发起一项文艺复兴运动,而我在《文星》上写了几篇试探性的短文,遂引起文艺界某些人士的关切。一种意见在提出后,有了反应,无论如何总是好事,某些反应是善意的,例如方以直^①先生在《征信新闻》上发表的文章。我们深为这种友情所鼓舞。

但是另有一些反应,虽早在我们意料之中,仍令人感到有些遗憾。有些人说,余光中要“回国”了,他那条现代诗的路走不通了,终于要向传统投降了。有些人说,在诗中用几个典故,或是发怀古之幽思,不得谓之认识传统。对于这些见解,我无意浪费蓝墨水,作无益的争辩。不错,我是要回来的,正如刘国松、杨英风、许常惠要回来一样,可是我并不准备回来打麻将,或是开同乡会,或是躲到汉家陵阙里去看西风残照。我只是不甘心做孝子,也不放心做浪子,只是尝试寻找,看有没有做第三种子弟的可能。至于孝子、浪子,甚至“父老们”高兴不高兴,我是不在乎的。

真正的“回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更不是一念怀乡,就可以即时命驾的。方以直先生说,他愿意在松山机场欢迎浪子回来。他的话很有风趣,可是他的原意,我想,不会是指那些在海关检查时被人发现脑中空空囊中也空空的赤贫归侨吧。

“回来”并不意味着放弃“西化”。五四迄今,近半世纪,“西化”的努力仍然不够,其成就仍然可怜。最值得注意的是:浪子们尽管

^① 方以直即王鼎钧先生的笔名。

高呼“全盘西化”，对于西洋的现代文艺，并无若何介绍。“回来”与“西化”是达到此一目的之手段之一。因此，如果有人误认为我们要放弃对于西洋文艺的介绍，那是很不幸的。

要介绍西洋文艺，尤其是文学，翻译是最直接可靠的手段。翻译对文学的贡献，远比我们想象的为大。在中世纪的欧洲，许多国家只有翻译文学，而无创作文学。影响英国文学最大的一部作品，便是1611年英译本的《圣经》。许多不能直接阅读原文的作家，如莎士比亚、班扬、济慈，都自翻译作品吸收了丰富的营养。

然而翻译是一种很苦的工作，也是一种很难的艺术。大翻译家都是高明的“文字的媒婆”，他得具有一种能力，将两种并非一见钟情甚至是冤家的文字，配成情投意合的一对佳偶。将外文译成中文，需要该种外文的理解力和中文的表达力。许多“翻译家”空负盛名，如果将他们的翻译拿来和原文仔细对照，其错误之多，其错误之牛头不对马嘴，是惊人的。例如某位“名家”，在译培根散文时，就将 *divers faces*（各种面容）译成“潜水夫的脸”。又如某诗人，便将 *dropping slow* 译成“落雪”，复将浩司曼（内地现译豪斯曼——编注）诗中的“时态”整个看错，原是过去与现在的对照，给看成都是现在的描写，简直荒唐。创作的高下，容有见仁见智之差。翻译则除了高下之差，尚有正误之分，苟无充分把握，实在不必自误误人。

翻译之外，尚有批评。批评之难尤甚于翻译。我们可说某篇翻译是正确的翻译，但无法有把握地说某篇批评是正确的批评。创作可以凭“才气”，批评却需要大量的学问和灼见。梁实秋先生曾说，我们能有“天才的作家”，但不能有“天才的批评家”。作家可以有所偏好，走自己的窄路，批评家必须视野广阔，始能综观全局，有轻重，有比例。换言之，批评家必须兼谙各家各派的风格，他必须博览典籍。台湾文坛的学术水准甚低，因此我们的文学批评也最贫乏。

要做一个够资格的批评家,我以为应具下列各种起码的条件:

(一)他必须精通(至少一种)外文,才能有原文的直接知识。必须如此,他才能不仰赖别人的翻译。如果一个批评家要从中译本去认识莎士比亚,或从日文论述中去研究里尔克,那将是徒劳。(二)他必须精通该国的文学史。这就是说,他必须对该国的文学具有历史的透视。必如此,他对于某一作家的认识始能免于孤立绝缘的真空状态。必如此,他才能见出拜伦和颇普(内地现译波普——编注)的关系,或是康明思多受莎士比亚的影响。批评家必须胸有森林,始能说出目中的树有多高多大。(三)批评家必须学有所专。他要介绍但丁,必先懂得耶教;要评述雪莱,最好先读柏拉图;要攻击杰佛斯,不能对于尼采一无所知。一位批评家不解清教为何物而要喋喋不休地谈论霍桑的小说,是不可思议的。(四)他必须是个相当出色的散文家。他的散文应该别具一种风格,而不得仅为表达思想之工具。我们很难想象,一位笔锋迟钝的批评家如何介绍王尔德,也无法相信,一个四平八稳的庸才能攫住康明思的文字游戏。一篇上乘的批评文章,警句成串,灵感闪烁,自身就是一个欣赏的对象。谁耐烦去看资料的堆积和教条的练习?

我不敢武断地说,台湾的创作不如西洋,但我敢说,我们的翻译和批评实在太少也太差了。要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水准和作家一般的修养,我们需要大量而优秀的翻译家和批评家。至少在往后的五年内,我们应该朝这方面去努力。